道德真經傳

經名：道德真經傳。唐陸希聲傳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類。參校本：無求備齋影印清道光間錢熙祚刊指海本（簡稱指海本）。是書未標章名。

道德真經傳序

序曰：大道隱，世教衰，天下方大亂，當是時，天必生聖人。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，而扶衰救亂之術作。周之末世其幾矣，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，以扶其衰；老氏據三皇之質，以救其亂，其揆一也。蓋仲尼之術興於文，文以治情；老氏之術本於質，質以復性。性情之極，聖人所不能異；文質之變，萬世不能一也。《易》曰：顯諸仁。以文為教之謂也。文之為教，其事彰，故坦然明白。坦然明白，則雅言者詳矣。《易》曰：藏諸用。以質為教之謂也。質之為教，其理微，故深不可識。深不可識，則妄作者眾矣。夫唯老氏之術，道以為體，名以為用，無為無不為，而格于皇極者也。楊朱宗老氏之體，失於不及，以至於貴身賤物；莊周述老氏之用，失於太過，故務欲絕聖棄智；申、韓失老氏之名，而弊於苛繳刻急；王、何失老氏之道，而流於虛無放誕。此六子者，皆老氏之罪人也。而世因謂老氏之指，其歸不合於仲尼。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，絕滅禮學；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，何以為治。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，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，道德不行於當世，良有以也。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，歷陳古今之變，先明道德，次說仁義，下陳禮樂之失，刑政之煩，語其馴致而然耳。其秉要執本，在乎情性之極，故其道始於身心，形於家國，以施于天下，如此其備也。而或者尚多云云，豈不謂厚誣哉。昔伏羲畫八卦，象萬物，窮性命之理，順道德之和；老氏亦先天地，本陰陽，推性命之極，原道德之奧，此與伏羲同其元也。文王觀《大易》九六之動，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；老氏亦察《大易》七八之正，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，此與文王通其宗也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導斯民以仁義之教；老氏亦擬議伏羲，彌綸黃帝，冒天下以道德之化，此與夫子合其權也。此三君子者，聖人之極也，老氏皆變而通之，反而合之，研至變之機，探至精之賾，斯可謂至神者矣。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，老氏未能體道，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，蓋同於輔嗣。豈以老氏經世之迹，未足充其所言耶？斯不然也。於乎聖人之在世也，有有迹，有無迹，故道之不行也，或俛身歷聘以天下為其憂，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。有跡無迹，殊途同歸，斯實道義之門，非徒相反而已。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，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，蓋屈伸隱顯之極也，二子安能識之哉。司馬遷統序眾家，以道德為首，可謂知本末矣。班固作古今人表，乃絀老氏於第三品，雖其名可訕而道可貶乎哉。於戲老氏之術，見棄於當代久矣，斯數子者之由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且仲尼親見老氏，歎其道曰猶龍乎，從之問禮無間然，著在記傳。後世不能通其意，是以異端之說紛然。蓋述之者不窮其源，故非之者不盡其致。噫，斯傳之不作，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。今故極其致，顯其微，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。有能體其道，用其名，執古以御今，致治如反掌耳。自昔言老氏術者，獨太史公近之；為治少得其道，唯漢文耳。其他詖辭詭說，皆不足取。

吳郡陸希聲序

道德真經傳

經名：道德真經傳。唐陸希聲傳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類。參校本：無求備齋影印清道光間錢熙祚刊指海本（簡稱指海本）。是書未標章名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一

吳郡陸希聲傳

經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傳：夫道者，體也。名者，用也。夫用因體生，而體本無用；名因道立，而道本無名。體本無用，則用無不可，故曰可道。所可道者，以體當用耳。以體當用，是物之理，非道之常，故曰非常道也。道本無名，則名無不可，故曰可名。所可名者，以名求體也。夫以名求體，是物之變，非名之常，故曰非常名也。始所謂道者常道，名者常名，非可道之道，可名之名。何則？常道常名，不可道不可名，唯知體用之說，乃可玄通其極耳。然則體道者皇，順物之理也。用名者帝，適物之變也。順理適變，而下及其上者王。故上得之為神，中得之為聖，下得之為哲，偏得之為賢才，無所得為眾人。所謂無名者，道之體，動靜之先也；有名者，道之用，善惡之元也。體為名本，故能離動靜，原之則天地之始也。名因用立，故能生善惡，極之則萬物之母也。故皇者守無名，而帝者行有名。守無名，故無為而無不為；行有名，故為之而無以為。皇者順物之理，因其無欲而守以清靜，故曰常無欲，以觀其妙。妙謂靜以照理，微妙玄通者也。帝者適物之變，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，故曰常有欲，以觀其繳。徼謂動以照事，殊塗同歸者也。所謂此兩者，言始與母也，即無名有名之術也，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。玄也者，事理俱照者也。能知夫無名之術微妙玄通，有名之術殊塗同歸，靜以制變，動以歸根，動靜不殊，則事理玄會矣。夫事理玄會，則物不能累，故退藏於密，吉凶與民同患，鼓天下不與聖人同憂，斯至神之賾也。出則為眾，入則為妙，未有不由斯道也。

經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傳：夫人之所謂美惡，皆生於情。以適情為美，逆情為惡，以至善不善亦然。然所美者未必美，所惡者未必惡，所善者未必善，所不善者未必不善，如此者何，情使然也。夫人之性大同，而其情則異，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，是以好惡相繆，美惡無主，將何以正之哉？在乎復性而已。向則情之所生，必由於性，故聖人化情復性，而至乎大同。所謂有無之相生者，情性也。情性之相因，猶難易之相成也。夫為治者，以情亂性則難成，以性正情則易成。所謂長短之相形者，美惡也。美惡之相奪，猶高下之相傾也。所謂音聲之相和者，善不善也。善不善之相資，猶先後之相隨也。於乎世之多故，由此六者，天下所以不治，萬物莫得遂性。聖人將復其性，先化其情。善者因己善，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，使善。信者因己信，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，使信。故用無棄物，教無棄人，使在物無惡，在人無不善，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。《易》曰：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。此之謂也。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為而事自定，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。使萬物各遂其性，若無使之然者，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，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，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。夫唯如此，是以其道可常，其名不去也。

經：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傳：夫情所貴尚，則物徇其欲。徇則生偽，偽則生姦。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。夫唯以性正情者，不見貴尚之欲，從事於道而無姦偽之心。故聖人之治人也，散有餘之貨，所以虛貪盜之欲心。糞甚蕪之田，所以實饑民之腹胃。不尚爭能之賢，以弱其志意，不勞兵役之力，以強其筋骨。常使天下之民無知於知，無欲於欲。雖有知其貴尚者，亦不果於所行，以兵不敢為也。為無為者，用有名而體無名，則天下莫不臻於治矣。

經：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其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傳：道以真精為體，沖虛為用，天下歸之未嘗盈滿，萬物宗之淵深不測。得其用則可以挫俗情之鋒銳，解世故之糺紛。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皦，下同塵而不昧。雖湛兮不可得窺，而綿綿乎若存，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。吾終不能知其所始，象若先天地而生焉。

經；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傳：萬物資天地而生，天地無取於萬物也。百姓仰聖人而治，聖人無假於百姓也。猶芻狗因神、明而成，神明無用於芻狗也。夫唯無用則無私，無私則無恩。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，聖人不仁而大仁成，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，萬物不謝生於天地。何以知其然哉？吾觀天地之間，猶橐籥之無心也。橐籥無心，故其聲不屈，其氣愈出。天地無心，故生成而不息，故為治不至多言。多言而無敬，則動而數窮矣，未若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此為抱道之實，保生之質，乃守中之術也。

經：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傳：谷者象道之體，神者况道之用。體真用妙，應物不窮，故曰谷神不死。夫唯谷神不死，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。玄者，天之體也。牝者，地之用也。體玄而用牝，聖人之術也，故曰是謂玄牝焉。夫玄牝之術，乃陰陽開闔，變化不測者也。開闔即陰陽之道，陰陽乃乾坤之本，故曰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，綿綿乎不知所終極。其體而不亡，其用不勞，此謂王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者也。

經：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，故能成其私。

傳：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，故能長存不毀，恒久不已。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，故其教長久，與天地相似。是以不敢為天下先，則樂推而不厭；不敢有其身，則歿身而不殆。誠以其不私於身，而後能有天下也。

經：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

傳：從道之人無所不善，故謂之上善。夫水常處汙下，不與物爭，故萬物莫不得其利，蓋近於道矣。故上善之人若此水德，其居世若水之在地，其用心若水之淵回，其施與若水之潤澤，其言語若水之信實，其為政若水之清靜，其行事若水之任器，其變動若水之應時。夫唯常處汙下，故人莫得而挫；夫唯不與物爭，故物莫與之爭。《易》曰：謙者，德之柄。水得之矣。

經：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傳：持大器而滿盈，雖懼之不如早止；居大位而亢極，雖憂之不如早退。揣勢利而銳意，雖得之不可求保；貪金玉而滿堂，雖有之莫能長守。貴而驕則得其禍，富而驕則益其過。驕生乎心，咎自於己，豈可怨天尤人乎。故有道之士，功成不居，名遂不留，退身以全其歸，讓位以免其危。若四時之運，寒暑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代謝而萬物以成，豈非天之道乎。

經：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炁制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傳：載猶夫也，發語之端也。夫魄者，生之始。一者，道之子。營其始，抱其子，則神與形不相離矣。專其冲和之用，致其柔靜之志，則性與炁如嬰兒矣。洗心遺照，何思何慮，則道與德無疵病矣。愛民如赤子，治國如小鮮，人各自正，則可以無為矣。順天應變，一闔一闢，物當自化，則可以守雌矣。道不昏昧，德乃旁行，百姓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，則可以無知矣。上三者可以修身，下三者可以治國。所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溥。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，畜養百姓矣。唯能生之而不執有，能為之而不矜恃，能長之而不宰制，則道之用被於物深矣，故謂之玄德。

經：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傳：夫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道者以無為其用，器者以有為其利。然則有之所利利於無，無之所用用於有。故車有輻轂以象天，室有戶牖以象地，車室之所以全其利，常在於空虛之處耳，豈非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之謂乎。至於埏埴以為器，實資於水火，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，猶聖人成器長，必本於道德，而後教化之術可得而行也。是以埏埴之器，象之於人處乎天地之間，以明道器之際也。

經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傳：目不睹無體之禮謂之盲，耳不聞無聲之樂謂之聾，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。此三病之所生，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。惑於外則迷於內，故聖人病之。聖人所以不病，以其病病耳。於乎欲之盛者，莫大於禽荒，作之則心若病狂。貨之重者，莫甚於滿堂，守之則行有所妨。將去其行妨，則如勿多藏；將治其狂病，惟克念作聖#1。是以為腹則知止足，不為目則不見可欲。故去彼大惑；取此玄德。

經：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傳：寵辱者，榮悴之恒情。若驚者，得失之常心也。夫道德充於內，則外物不能移，故寵辱之來，心未嘗動，斯士之上也。如內不自得，外感於物，情存乎寵辱，得失皆若驚，此其次也。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，故謂之若耳。夫高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必以下為基，辱必以寵為本，故辱之與寵，猶響之尋聲。福兮禍所伏，寵兮辱所倚。聲發則響應，寵至則辱隨。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，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於辱。故曰寵為下者，言寵為辱本，所以偏可驚也。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至，後獨以寵為下，而得失若驚者，明以驚寵為本也。且大患者，吉凶之事。有身者，大患之本。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，故知貴其身者，乃貴大患也，嘻、貴彼大患，惑已甚矣。語常情之迷復，猶未及於貴身，故言貴患若身，譏其貴身之甚也。夫世之所謂吉者，富貴慶賞也，常患於失之。世之所謂凶者，貧賤刑罰也，常患於得之。患得之患失之，則憂之矣，故天下之憂患莫大於吉凶。聖人以百姓心為心，故亦以吉凶為憂患。然憂患之本，皆由於身，世人孰有我，身不冥於物，群分類聚，愛惡相攻，吉凶既生，憂患斯作。至人體道無己，與物皆宜，和光同塵，長而不宰，故雖與民同息，不與聖人同憂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，物我存乎懷，則寵辱不暫寧，吉凶未嘗息，安足為天下之正，居域中之大乎。唯能貴用其身為天下，愛用其身為天下者，是貴愛天下，非貴愛其身也。夫如此，則得失不在己，憂患不為身。似可以大位寄託之，猶不敢使為之主，而況據而有之哉。此大道之行，公天下之意也。

經：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。其下不昧，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傳：視之可見者，色也。聽之可聞者，聲也。搏之可得者，形也。天地萬物皆有之，唯道在天地萬物之間，非色聲與形，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，然以非形，能形形色色而聲聲，故強名之曰希夷微。而復非詰責之可得，則混此三者，謂之為一。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，下與瓦礫同寂而其明不昧，繩繩然運行不絕，不可得而名之，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。然道體真精，本非無物，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耳，故謂之無質之狀，無形之象。言其狀則忽然若無，言其象則恍然若有。莫知其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；莫知其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唯能執古無為之道，御今有為之名者，乃可以還淳反樸，復於太古之初矣。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，斯乃大道之綱紀，教化之都要也。

經：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，猶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傳：夫德用微妙，道體玄通，以其深隱難知，是以強為之象：其進也，豫然若涉川之無涯；其止也，猶然若畏鄰之有知；其肅也，儼然若賓主之在觀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；其舒也，泱然若春冰之方泮。其質敦兮若材之尚樸，其器曠兮若山之有谷，其心渾兮若水之處濁。斯皆善為士者道德之形容，故眾人莫得而識也。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，使其流徐清乎？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發動之，使其教徐生乎？唯能深識玄妙消息盈虛者，乃可以保持此道，合天之行耳。夫唯其德不盈，其道不傾，從其燭而政其清，即其安而觀其生者，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，不必取新而後化成也。

經：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歿身不始。

傳：政虛玄而妙極者，有德之用也。守靜專而篤實者，得道之體也。其用無方，故萬物並作；其體湛然，以、觀其復。雷在地中者，天地之復也；動在靜中者，聖人之復也。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。天地以聖人心為心也。故凡物芸芸，復則歸于根；庶事靡靡，復則歸于理。理者，事之源也。靜者，動之君也。性者，情之根也。夫人生而靜，天之性，感物而動，人之情。情復于性，動復于靜，則天理得矣。《易》曰：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故能窮天之理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知天之命。故曰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也。自天命而觀之，則萬物之性可見矣。故曰天命之謂性，性命之極謂之至賾。然則性命之理，由賾而生也，故能率其性，則入於賾矣。賾可以通理，通理之謂道，能修其道，則復於性矣。可以接物，接物之謂教，故曰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然則繼可傳之教者，在於善成，可常之道者，在乎性至。賾之體深不可識，仁智則滯於所見，百姓則用而不知，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。故曰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哉。此仲尼極言道德之奧，性命之賾也。夫道之所以為常者，以其善應萬物，而萬物不能累也。唯能知道之常，則能常善救物，而不為萬物所累。其用也微，其理也彰，故能知其常，則謂之襲明矣。不知救物之善，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，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。唯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，則如天地之覆載，無所私於萬物，故百姓歸而往之，推而戴之，乃可以合道之常，而終身無吝也。

經：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傳：太古有德之君，無為無進，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，謂帝力何有於我哉。德既下衰，七義為治。天下被其仁，故親之；懷其義，故譽之。仁義不足以治其心，則以刑法為政，故百姓畏之。刑法不足以制其意，則以權譎為事，故眾庶侮之。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，言之可復謂之信。誠既不孚，言則不復，而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猶貴重爽言，謂之誠信可乎哉？道德既隱，仁義乃彰。仁義不行，刑法斯作，而猶尊尚末術，謂之道德可乎哉？聖人則不然，執古御今，斷雕為樸，功成而不執，事遂而無為，有法無法，因時為業。使百姓咸遂其性，皆曰我自然而然，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。

經；大道廢焉，有仁義；智慧出焉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傳：夫老氏之指，執古御今，故辨其必然之理，蓋不得已而為之者。後世不能通其意，乃謂不合於仲尼，在此與後章也。於乎老氏之受誣久矣，吾今乃闡而明之。《記》不云乎，大道之行也，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貨惡其棄於地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諸身，不必為己。故姦謀不興，亂賊不作，外戶不閉，是謂大同。當此時也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帝何力於我哉？下知有之而已，豈容行仁義於其間哉。大道既隱，人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為己，仁義為治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。百姓親而譽之，而仁義始彰矣。由此言之，樸散為器，豈非大道廢焉，有仁義耶？是以仲尼興歎於錯賓，老氏垂文於道論，其指一也。夫聖人智周萬物而不以飾行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，方此之時，人未知為智慧也。逮世下衰，争奪滋生，用智以行其姦，用慧以賊其義，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偽之跡匿矣。豈非智慧出焉，有大偽耶？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，《春秋》之書楚子虔，然則仲尼之意與老氏何異？至若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率天之性，薰然大和，父子相親，孰知慈孝？及為外物所誘，性化為情，情生而物或問之，則有離其天性者矣。聖人修道為教以順天下，使父子交相愛，而孝慈之名顯矣，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。是以瞽史頑而舜稱大孝，曾哲嚴而參稱能養，斯必然之理也，豈老氏非之哉。至如飛龍在天，賢人在位，股肱元首，無所間然。乃其君昏於上，民亂於下，然後亡身徇國之節著，拂心逆耳之言發，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。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，殷辛亡而比干顯，斯不得已而為之者，又豈老氏非之耶？學者能統會其旨，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。

經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傳：夫聖智所以利物，而物有因利受害者，則反責於聖智，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，則可以利百倍矣。仁義所以和民，而民有因和得怨者，則顧尤於仁義，故或者復謂放而棄之，則可以和六親矣。巧利所以資人，而人有因資致盜者，則歸過於巧利，故或者又謂絕而棄之，則可息敚襄攴數矣。夫利害之相生，猶形影之相隨，自然之理不可滅也。或者暗世俗衰漸之事，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，則謂絕而棄之，乃可以復於古始，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，遂欲滅去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其形也。老氏病世人迷道已久，舉或者過差之論，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，遂欲絕而棄之，故特云此三者以為然，明非老氏之指也。我則不然，聖智者，成器之長也。仁義者，群倫之美也。巧利者，工用之善也。苟其事將弊，吾必因而救之，所謂弊不新成，常善救物之道也。陳救之道，故令有所屬，在乎濁以靜之徐清，安以動之徐生。蓋因而變之，漸而化之，即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是矣。於乎夫能見素抱樸，則木訥而近仁矣；少私寡欲，則質直而好義矣。自此以反，其漸可知，老氏之術，焉有不合於仲尼者。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，然則絕仁棄義，豈老氏之指哉。

經：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若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儽儽兮若不足，似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飂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傳：此章之深旨，與前章略同。夫聖人之學所以為道，道勝則世治；俗人之學所以為利，利勝則世亂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，因謂絕之則無憂，遂使墻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。老氏舉其宗要，而論其失得，且曰夫人之應對均以一言。言唯則人謂之恭，言阿則人謂之慢。然以慢為恭，言不加多，而不能以阿為唯，遂為失禮之對。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為學，學道則世以為善，學利則世以為惡。以利為道，反念則是，而不能以惡為善，遂為亂世之事耳。夫唯之與阿相較詛幾，而善之與惡相遠何如。今於至易之理，可致至難之事，而不能反而行之，此老氏所以興歎也。故歷陳世俗之所失，正以有道之所得焉。夫刑法之威，世人所常畏也，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。何則？世教既衰，禍亂方作，淫刑以逞，將及善人，荒乎未央吁可畏也。夫爵賞之慶，世人所熙喜也。得其欲也，如列鼎而饗太牢；遂其志也，如登臺以望春物。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，但得之泊然無所喜，若赤子之未孩笑也。處之儽儽然，如不足若喪家而無所歸也。夫世俗之人尚於智力，常若有所餘焉。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，常若有所遺焉。夫豈如冥頑之人，心無所知哉，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。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顯為明，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為德；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為能，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為道。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，其動也飂飂然若風之無所息。眾人有為莫不有所以，我獨無為似乎頑且鄙。故眾皆逐於末，所愛哺其子；我獨反於本，所貴養其母耳。夫所謂母者，道也。子者，一也。愛哺其子者，以嗜欲資其神；貴養其母者，以清靜歸於道也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一竟

#1克念作聖：『克』原作『兄』，據指海本改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道德真經傳卷之二

吳郡陸希聲傳

經：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惟怳惟惚。惚兮怳兮，其中有象；怳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傳：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，唯真精之道是從事乎。然道之為物也，怳兮若有，惚兮若無，不可得而定言之。何者？謂其寂寥無形，不可為有而兆見萬象，謂其千變萬化，卒歸於無物。雖怳怳惚惚，有無不定，窈窈冥冥，陰陽不測，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。夫純粹謂之精，自然謂之真，至誠謂之信。故至誠為之用，粹精謂之體，體用玄合則謂之自然，所謂道法自然也。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？以其上自往古，下及來今，道之為名，常在不去耳。以其常在不去，是故能閱眾甫。眾甫者，謂觀閱眾物之某甫者耳。吾何以知眾物之名可閱乎？以此眾物之名非常名，故其名隨世而遷滅。唯道之常名不去，故能閱可名之名耳。夫唯知道之名者，乃可以撫運應務，雖萬物日作於前，而我故無為而治也。

經：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故誠全而歸之。

傳：曲成而不遺則事全，枉己以伸物則理直。少其欲則事自復，故窪則盈；靜其濁則理自清，故弊則新；事歸於理，故少則得；理乖於事，故多則惑。聖人知道之紀，抱道之子，以理會事，以事會理，事理冥會，故可以為天下法則也。不自見而弊人，則事自明；不自是而非人，則理自彰；不自伐其才則事歸於實，故治有功；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，故道可長。夫唯順道之理，不與物爭，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己。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微隱，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徒言哉。誠能曲而成之，則天下全而歸之矣。

經：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故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傳：老氏將行不言之教，以契自然之理，故標而目之。經曰：聽之不聞名曰希。然則希言猶不言也。仲尼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又曰：天不言而信。此天道之自然也。夫自然之理，道之常也。若四時之運，天地之常，是以能恒久不已，終則復始。夫飄風暴雨，非天地之常也，是以其發作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也勃焉，其霽止也忽焉。夫以天地之廣大，猶不能久為此，則況於人世，其能久於非常乎？道德既隱，仁義不行，曲禮煩刑，不得已而為之耳。而惑者不能知禮，以時為大刑，期於無刑之指，乃欲執其一方，謂可行於百世，斯過矣。噫，飄風暴雨有時而息，四時之常未始有極，自然之理，不可易也。故從事於道，體道者也。法乎自然，不失常道，故道亦得之，則同於道矣。從事於德，用德者也。雖失常道，未失常德，故德亦得之，則同於德矣。從事於失者，既失於道德，又失於仁義，故失亦得之，則同於失矣。《記》曰：為善不同，同歸於治；為惡不同，同歸於亂。蓋近是矣。於乎信不足有不信，斯不得已而為之。苟得已而猶為之，誠亦惑之甚也。

經：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傳：跂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，跨於欲者不可以行於常名。欲利之本不忘，而曰我可以為治，無由也。故自見而蔽人，則事不明；自是而非人，則理不彰；自伐其才，則治無功；自矜其能，則道不長。此四者與跂跨同病，皆不足以致治。以道論之，若棄餘之食不足致飽，負贅之行亦孔之醜，凡物猶或惡之，有道者焉可以處也。

經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故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傳：《易》曰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則知混成之物，生於天地之先也。寂兮無兆，獨立於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；寥兮無狀，周行於萬物之內而其用不殆。故能生成品類，為萬事之主。《中庸》曰：其為物也不貳，則其生物也不測。是以太極為大衍之始，混成為天下之母焉。其體不可以名得，故不知其名。其用不可謂無名，故字之曰道。夫字因名立，名因用生，既與之為字，則知其有名矣。尋其名未知所謂，究其用見其極大，因強名其用謂之為大焉。於其用則名為大矣，於其體則實已逝矣。名去實其遠乎？曰其去不遠，在知其反。以名反實，以事反理，大施於家國，小施於身心，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。故《記》曰：道不遠人，人自遠道，而遠人不可以為道。又曰：道也者，不可斯須離，可離非道。故始所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者，無名之道也。末所謂逝曰遠，遠曰反者，有名之道也。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，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，而贊萬物之化育也。於乎域中之云者，明道非六合之外也。故為人之主者，又法地之靜，以為體能靜矣；然後法天之動，以為用能動矣；然後法道之無為無不為。既能無為無不為矣，然後能法自然而然，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經：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本，躁則失君。

傳：夫物芸芸，，各復歸其根，故重能為輕之本也。天下之動貞夫一，故靜能為躁之主也。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，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，以衣食之資所在也。苟遠而棄之，則叉委困於道路矣。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，雖外有紛華盛麗榮觀之娛，而內常安處貞素，超然不滯。此以重為本，以靜為主之術也。夫所謂萬乘之君，以天下為重故也。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，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，則危殆之機立可待矣。夫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，百王之常道也。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，天下之常情也。苟為人之主者，輕用其身，縱欲無已，虐用其民，不顧天下，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。不惟率而去之，且將從而戕之矣。故老氏惻然憫之，反覆興歎曰：治身心者輕則失於歸根，躁則失於貞一；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，躁則失其法地之君。於乎萬乘之主，安可不重且靜哉。

經：善行者無轍迹，善言者無瑕謫，善計者不用籌算，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，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傳：善行者以道，道大則德廣，故無軌轍可踵迹。善言者以名，名正則實得，故無瑕類可指謫。善計者以度，度明則數簡，故不用籌策而能為巧曆。善閉者塞其兌，則心不生，故無關鍵而不可闢。善結者結以信，則心不離，故無繩約而不可釋。故《記》曰：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，民哀；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，而民敬。殷人作誓而民始叛，周人作會而民始疑。苟無忠信誠愁之心以涖之，雖固結之民，其不解乎？是以此五善者，皆聖人善救之要也。夫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乎？故立天子置三公，將以教之也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是以教無棄人，用無棄物，斯乃密用知常之術，故謂之襲明焉。何者？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，世之所愛者莫如資，然而善人所以為不善人之師者，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。苟無不善人為之資，則善人亦無以為其師矣。噫，天下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；天下皆不知善之為善，斯盡善矣。今不貴其師者，不欲就眾人之所善，而彰彼不善；不愛其資者，不欲因他人之不善，而成己之善也。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，大與當世迷謬，然其實為善救之術，乃要約之妙用也。

經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傳：夫天地之間，萬物之用，雄強而雌弱，牡動而牝靜，至於尊卑先後，莫不如此。老氏深原物理，法而為術，知弱勝於強，故以弱為用，知靜勝於動，故以靜為主。是以後其身而身先，卑其道而道尊，故處前而民不厭，居上而民不重。是故知雄強之不可久，而以雌弱自守，則可以為天下谿矣。夫谿者，以卑為用也。夫唯能用其卑，則常德不去離。德不去離，乃可與道期，故能復歸於嬰兒，泊然若無知。唯能無知，則其心明白。雖知其明白，而守以玄默，故可以為天下式。所謂式者，可法而則者也。夫唯可法則，故常德不差忒。德不差忒，則與道相得，故能復歸於無極而深不可識。雖不可識，則闇然日彰，故其道顯榮。雖知其榮顯，而守以溷辱，故能為天下谷。谷者，體實而用虛者也。唯體實而用虛，則常德乃充足。德既充足，則可職復歸於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#1。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，大樸散而為成器。聖人能用其器，故可以為群村之帥。夫唯大道不器，故能用此成器；大制不割，故能宰此群物。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，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村，吾必見其殆已。《記》曰：利與義，智與仁，霸王之器也。用之者，得不以斯道乎。

經：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呴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傳：夫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聖人之天下也。故堯不能以天下與舜，禹不能以天下與啟，此乃天下與舜與啟，故堯禹亦因而與之耳。若天下不與，欲強取而為之，吾未見其有得之者，而況能執而有之者哉。是何也？天下者，猶神明之大器，非人智力可取而為之。苟非天下所與，強取為之，其功必敗。苟非天下樂推，強執有之，其身必失。何者？夫物有行之在前，則有隨之於後者矣；有煦之為溫，則有吹之以寒者矣；有用壯為強，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；有因栽而培，則有因闕而墮之者矣。是故有強取而為之，則有強奪而有之者矣。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，故以無事取天下，道成德著，而天下與之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聖人無為而致治，故去甚者不強取也，去奢者不執有也，去泰者不辭讓也。《易》曰：亢龍有悔。亢之為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唯聖人乎，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，亦其指也。

經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憍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傳：夫以道輔人主者，當以德服人心，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。何者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？取強於人，人必惡之。天下之人惡之，則天下之兵加之矣。故我取強於人，人亦取勝於我。出乎己者，反乎己，是以其事好還復焉。凡師旅所居，農耕必廢，則荊棘生於田畝，杼軸空於都鄙，重以殺害生民，感傷和炁，則必水旱洊臻，凶荒仍歲矣。人事既如彼，天意又如此，然則兵可去乎？曰：天生五材，廢一不可，誰能去兵。兵不可去，用之有道，故古之善用兵者，果而已矣，不以取強。何謂果哉？勿矜其能，勿伐其功，勿憍其心。雖果於三者，須不得已而後用，復果於濟雖而不止，猶不敢以取強焉，則是果而勿強矣。夫矜其能則好戰，好戰則不能安民；伐其功則易争，易争則不能和眾；憍其心則生事，生事則不能阜財。三果不存，七德盡廢，好勝弗已，怙力取強，亡之道也。於乎物壯必老，兵強必敗，自然之勢，可不戒哉。且道以弱為用，而兵以強取胜，斯不合於道也，明矣。不遠而復，故無祗悔；不道早已，則無大敗。《易》曰：迷復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師，終有大敗。以其國君凶，至於十年不克征，不知早已之謂也。

經：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傳：夫佳尚兵謀之人，非祥善之材器，凡物猶或惡其意，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。何者？天地之道，左陽而右陰，陽主德主生，陰主刑主殺。故君子平居，則以有德者居左，斯貴左也。即戎則以有勇者為右，斯貴右也。君子以好生為德，武人以多殺為功，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，非君子之器用也。若夫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，則不得已而用之，然未嘗為起戎之首，故曰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以恬於見利，淡於欲勝為上，不以敢於勇進，嗜於多殺為貴。善在不戰而屈人，不以戰勝而為美，何也？凡戰以多殺人為勝，美之者是樂殺人。樂殺人者，人亦將樂殺之，豈唯人將殺之，天亦將殺之。何哉？生者天地之大德也，樂殺人者逆天德。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，則天下之人幾盡矣。天必不助，而況於人乎。且吉事則拱而尚左，凶事則拱而尚右。偏將軍者，兵之佐，故居於左。上將軍者，兵之主，故居於右。所以居於右者，居其上勢也，居上勢者尚於右，是以喪禮處之也。夫戰而勝者，殺人多也，殺人多者又以悲哀泣之，是戰而勝者，則以喪禮處之也。前言不祥之器，後言喪禮處之，皆再歎其辭，惡殺人之甚也。

經：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傳：道之所以能常者，無名之體也。夫無名之體亦謂之無名之樸，其體甚微眇，其道甚尊大，故為天地之始，而天下莫之敢臣也。侯王能守此無名之樸，則萬物莫不賓服。故山高則牂羊至矣，水深則蛟龍至矣。山之不高，水之不深，神物且猶不至，而況於眾物哉。夫天地中和之氣合，則膏露降於萬物，萬物均被其澤，莫有使之而然。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，以守冲用之道，則德澤普於天下，天下莫知所以然，所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也。

經：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傳：所謂始者，即無名也。夫唯無名之體，故能制有名之用，亦既有名，名將遊矣。故亦將知止，止其所也，遊止其所，名止其實，事止其理。知止而止，故不至危殆。然則所謂名止其實，亦實其名也，故循名而督實，按實而定名。名實相當則國治，名實不當則國亂。名生於實，實生於名，名實相生，反相為情，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。名者，天下之網，聖人之符。張天下之網，用聖人之符，則萬物之情無所逃矣。故審其名以復其實，考其實以正其名，則是非之見若白黑。故判為兩，合為一，是非隨名實，賞罰隨是非。是以見其象，致其形，循其理，正其名，故曰名自命，則事自定也。因名命之，隨事正之。故堯之治天下也，以名，其名正而天下治；桀之治天下也，亦以名，其名倚而天下亂。故名者，聖人之所重也。仲尼曰：必也，正名乎。名不正，則人主憂勞；人主憂勞，則官職煩亂。白之顧益黑，求之而愈不得。名正則人主無憂勞，無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，而百度惟貞，因形而任，不制於物，無為而治，清靜以公，神通乎六合，意觀乎無窮，所謂知止不殆也。夫江海者，川谷之所歸；無名者，有名之所止。譬諸天下之事，其歸於道如此。

經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傳：知出於外謂之智，如日火之外光。知反於內謂之明，如金水之內景。用弱以勝人之暴，為有道之力；守柔以自勝其躁，為有德之強。知足於利欲者，不亡其大業，故謂之富。強行於仁義者，可至於盛德，故謂之有志。動而不失其所怛，故可久身，死而道不亡，故為壽。

經：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而不居有，愛養萬物而不為主。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，萬物歸之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傳：大道之用，其猶鬼神之德乎。汎汎乎可在乎左，可在乎右。洋洋乎若在乎上，若在其前後#2。為萬物之母，故恃之以生。與天地合德，故其功易成。以其親之至，故不謝厥德。以其大之極，故不稱有功。慈育萬類，長而不宰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則可以名其樸為小。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，若川谷之與江海，則可以名其道為大。夫川谷之赴江海，受之而不厭，是未嘗自尊。天下皆歸聖人，聖人容之而不倦，是終不為大。聖人守無名之小樸，終不自以為大，所以為萬物之所賓，卒能成其大。

經：執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傳：大象者，道也。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則天下萬物皆歸而往之矣。夫聖人視民如赤子，唯恐其傷，而況有事傷之乎？未嘗有以傷之，則歸而往之者，莫有受其傷矣。莫受其傷，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。夫樂可以悅耳，餌可以適口，則旅人為之留連，行客為之歡饜，雖即時有感，然非其所安，不可久處。故《易》曰：鳥焚其巢，旅人先笑，後號咷也。夫執大象者則不然，不以欲樂示於人，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，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。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聽視，然用之不窮，酌之不竭，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。

經：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強，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傳：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，實以順常為體，權以反經為用，權所以濟實，實所以行權，權實雖殊，其歸一揆。老氏既以實導人，立知常之教；又以權濟物，明若反之言。《易》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，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。夫欲除強梁，覆昏暴者，必因其利欲之心，以行歙張之術。術之用曰：彼利欲之心方盛，必且足之令張，喜其足則獲其情，然可歙之以正。在《易□明夷》六四：入于左腹，獲明夷之心，不出門庭是也。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，張則侈心愈益，故為眾之所歙也。此術甚微而明，聖人所以密用也。至於將弱其志炁者，必且強其嗜欲，甚愛則大費，欲極則志衰。小用之於身心，大用之於天下。廢興與奪覆卻相資，斯自然之理，以反為合者也。經曰：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能以柔弱制剛強，是用而反者也，用而反者實能制權也。《易》曰：巽以行權。又曰：巽稱而穩。夫巽之為象，風也。風能應四時，撓萬物，而萬物莫見其形。權能乘天機，適世變，而人莫知其用。夫巽之為義，順也。巽順可以行權，權行則能制物，故柔弱可以制剛強，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。何以明之？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，而猶詘伏殷紂，乃獻漆沮之地，請去炮烙之刑。夫紂之貪心方熾，故文王請獻之地，是足之令張也，紂既得地而喜，故文王請去其刑，是歙之以正，此文王之權也。昔武王觀兵盟津，曰紂之惡未極，於是還師二年，然後興牧野之役。夫還於盟津，是足其張令極也，興於牧野，是致其眾之所歙，此武王之權也。昔文王以文柔之道，雖念殷人不勝其酷，需盡去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紂而後受之，此文王之實也。昔武王以剛武之德，遽痛殷人之不勝其虐，遂亟誅紂而後取之，此武王之實也。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實，正武王之權，謂以臣伐君不可以訓，將以整三綱於後世，故相率而棄武王，餓死於首陽。太公相武王之權，反文王之實，謂誅獨夫紂，天下乃定，將以拯兆民於當代，故鷹揚而從武王，肆伐于大商。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，將欲密救亂之權，顯治安之實，於是休牛放馬，倒載干戈，問《洪範》於箕子，遷頑民於洛邑，制禮作樂，偃武修文，流二南之化，致八百之祚，此又以權反實之大者也。《易》曰：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。此皆微明之旨，以權實相濟者也。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，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。魚脫於淵則不可行，權離於實則不可用。夫權之為物，國家之利器也，必深藏之，密用之，不可顯示於人，懼其竊以為亂也。故孔子曰：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。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在《易口乾》之九四曰：或躍在淵，無咎。子曰：上下無常，非為邪也。進退無恒，非離群也。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，故無咎。《坤》之六四曰：括囊，無咎無譽。子曰：天地變化，草木蕃；天地閉，賢人隱。括囊無咎，蓋言謹也，慎不害也。然則權之為用，聖人所難且慎也，可不謹乎，可不謹乎。

經：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傳：道之所以為常者，以其體無名，故無為，用有名，故無不為。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，則萬物之理得，而天下之事正，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。德化既淳，天下清靜，苟利欲之情將有萌兆，吾必以此大道之質奠而正之，使無得動矣。夫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則同於道矣。下德為之而有以為，則同於德矣。得於德者，必失於道，故有無為之心者，必有無為之迹。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，故為無為而至有為，故云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者，將使心迹兼忘，則至於玄之又玄矣。夫能心迹兼忘，事理玄會，則天下各正其性命，而無累於物之迹焉。首篇以常道為體，常名為用，而極之於重玄。此篇以無為為體，無不為為用，而統之以兼忘。始末相貫，而盡其體用也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二竟

#1亦將不欲：原本此句後衍『於不欲』三字，據指海本刪。

#2若在其前後：疑作『若在乎下』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三

吳郡陸希聲傳

經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#1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傳：上德合道，不以德稱，無以而為，故有常德。下德失道而同於德，有以而為，故無常德。上德之用，法乎自然，故無以為而無為也。下德之用，法乎無為，故有以為而為之也。夫仁者兼愛，皆有為而為，能無以仁為功者，上也。義者禁非，亦有為而為，能有以義為利者，上也。何則？若以仁為功則滯於為仁矣，若不以義為利則徇於非義矣。夫禮之上者，所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至於陳玉帛，尚往來，斯禮之末節也。今禮敬於人，人未之答，彼誠失禮之微者。我乃鮑然變色，奮肱而引之，則失禮復甚於彼矣。夫禮所以防爭，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，斯乃世俗之常情，不達禮之大本故也。老氏舉其失禮之甚，譏其起爭之由，將使人反禮之本，復歸於太一者耳。《記》曰：愛人而不親，則反其仁；禮人而不答，則反其敬。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。《易》曰：謙以制禮。又曰：謙，德之柄。苟能執謙之柄，復禮之始，則指撝而無不利，安有攘仍之失哉。且上德無為自然合道，失於上德，法乎無為，故曰失道而後德耳。夫法乎無為，德業著矣；有為而為，仁功見矣；裁而利之，上義明矣；制而防之，上禮立矣。故曰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也。夫失於彼者得於此，此天下之常理也。故忠信之質衰於中，而禍亂之機兆，則制禮以防其亂，故禮居亂之首。大道之華發於外，而愚昧之情或，則崇智以導其愚，故智為愚之始也。前識者，智也。智為先見之明，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。然則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，所以與世汙隆，隨時升降者耳。故執古御今，則以道德為之本，禮智為之末。化今復古，則以禮制為其始，道德為其終，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者也。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，而酒之流禍生焉；仁義禮智非以為亂，而治之弊亂至焉。惑者不知利欲之為亂，乃欲歸罪聖智，因謂絕而棄之，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，一何過哉，一何過哉。故曰論禮於淳樸之代，非狂則悖；忘禮於澆漓之日，非愚則誣。在於尋流還源，去末歸本，正禮義以反仁德，用有名而體無名，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。所謂大丈夫者，且將斷此而不疑，安處於道德之本，不滯於禮智之末者耳。何為其然乎？作法於治，其弊猶亂；作法於亂，弊將若何？故去彼華薄，取此厚實，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。於乎禮亦有之，祭天一獻，貴質也。器用陶匏，貴素也。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，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，皆貴本也，安可忽之哉。

經：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必以賤為本，高必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、寡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也。非乎？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琭琭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傳：夫一者，道之子，物之始也。能抱其子，復其始，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。雖天道之與神明，地道之與山谷，莫不以得一之故而能清靈寧盈耳。《易》曰：天下之動貞夫一。故侯王得之則為天下貞，所以致之其道一也。然唯其致之，不可恃之，故戒其無以此為也。苟恃其清靈寧盈，則必將裂發歇竭矣。於乎萬物恃其生，天理必滅。侯王恃其貞，貴高必蹶。特加貴高之言，將戒侯王之深旨也。亦既戒之，而又演之，曰其所以得貴為王侯，必以賤者為根本也。其所以高居大位，必以下民為基址也。至於孤寡不穀，皆下賤之稱也，而侯王以此自稱者，此以下賤為本之謂也。窮極其致，何以明之？夫士農工商具於民，然後有國焉；輪轅箱軸備於用，然後有輿焉。今指輿而數之，則皆輪轅箱軸耳，不見有輿也。指國而數之，則士農工商耳，不見有國也。然則士農工商，國之賤下者也，國之所以存，以賤下為本耳。故侯王當以貴自戒，不欲琭琭然如玉之貴異；當以賤下為本，故宜珞珞然如石之凡賤也。

經：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傳：夫權也者，以反為動而合於正者也。實也者，以弱為用而制於強者也。天下之物皆生於有形，有形之物必生於無形。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，有兆之事又生於無兆。故知反之為動，必生於弱之為用，則動微之幾，必生於靜冥之理。然則幾生於理，終歸於理，權生於實，終反於實，此皆道之通變覆卻相濟者也。

經：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纇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

傳：《易》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。道也者，通乎形外者也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器也者，止乎形內者也。上士知微知彰，通乎形外，故聞道而信，則勤行之。中士在微彰之際，處道器之間，故聞道而疑信相半，故若存若亡。下士知彰而不知微，止乎形內，故聞道則大笑之。不唯笑之，且將非之矣。夫道也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，苟不為下士所非笑，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。然則為下士所非笑者，豈不以立言有云乎。夫體道者，與日月合其貞明，而其光不耀，斯明道若昧也。與天地合其易簡，而其用不可為典要，斯夷道若纇也。與四時合其運行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，斯進道若退也。常處卑下，而終不可渝，斯上德若谷也。常居溷濁，而終不可涅，斯大白若辱也。衣被天下，而不有其仁，斯廣德若不足也。生畜萬物，而不顯其功，斯建德若偷也。復其性以御其情，斯質真若渝也。正乎內而行乎外，斯大方無隅也。以若拙之匠，陶甄天下而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不為近功，斯大器晚成也。以不言之教，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，斯大音希聲也。事無事，莫睹其用，斯大象無形也。為無為，莫識其體，斯道隱無名也。夫唯善濟貸於萬物，而不責其報，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，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，不信其能若此耳。

經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冲炁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自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，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傳：夫真精之體，生妙物之用，炁形既具，萬物生焉。夫陰陽相交而為冲炁，冲炁運化而成萬物。然萬物之生也，莫不背陰而向陽，冲炁行其中，所以和順其生理也。聖人立教之指，必原夫天地之道，窮萬物之理，然後知人之生也，亦以冲炁為主焉。何以明之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，其始有精爽，謂之魂魄。魄者，陰也。魂者，陽也。陰陽化淳，而冲和之炁行乎其間，所以成形神也。故冲和之炁全，則神與形相得，神與形相得則為生。冲和之炁散，則神與形相離，神與形相離則為死。死者不可復生，散者不可復全，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，然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。《易》不云乎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生也者，蓋聖人之所重也。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，何將以行道也。道也者，域中之所尊也。雖大包天地，細入毫芒，要而言之，在於身心而已。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，治身心之要在處眾人之所惡。然則孤寡不穀皆眾人之所惡，而王公自以為稱者，將以損身心之強梁，而求益於道德者也。在《易》損之為善，莫善於懲忿窒慾。懲忿窒慾則其心日明，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。為益之美，莫美於遷善改過。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，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。所謂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也。夫人之所以教，教人日益；我亦教人，教人日損。故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也。夫道以柔弱為用，不與物爭，故物莫能與之爭，所謂不損益之者也。強梁者以暴害物，物亦害之，故不得盡其生理，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。吾知彼強梁為萬物所惡，故以此柔弱為眾教之父。何以明之？夫水以至柔為用，而穿於石之至堅；炁以無形為體，而入於物之無間。是知有為之教本於事，以剛健為主；無為之教本於理，以柔順為先。吾見水之攻至堅，炁黑之入無間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，有為之有損也。夫行多言之教，滯有為之事，則有為之有損也。行不言之教，通無為之理，則無為之有益也。多言之教，有為之損，舉天下皆是也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則天下希及之。於乎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信矣。

經：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傳：夫名者，立身之表也。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，名亦揚於後世。苟以矯激為之，不足施於事實，則名雖聞人#2，身必棄於有道矣。貨者，發身之資也。得所用則身以好施見重，貨不為己而積。苟以貪冒得之，不能散於仁惠，則貨雖滿堂，身必薄於有德矣。得竊名黷貨之譏，而亡其修身約己之道，二者孰為病乎？故甚愛名者叉生偽，則大傷其實矣。多藏貨者必招盜，則厚失其資矣。故知足則不貪貨，知止則不貪名。不貪貨則不辱，不責貪則不殆。夫唯如此，則其名可以長有，其貨可以久守矣。

經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傳：夫聖人道濟天下，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，則成眾務而不弊矣；德充四海，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，則應萬機而不窮矣。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，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鐫，陳至當之理而不文飾。夫如此，則物遂其性，人盡其能，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。究其所以然者，皆自然而勝耳。猶躁作者勝祁寒，靜正者勝祁暑，非有心於寒暑，而寒暑不能侵之。故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。天下之動貞夫一，故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也。

經：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傳：夫天下有道之世，天子則守在四夷，諸侯則守在鄰國，雖有甲兵無所用，雖有健馬無所乘。百姓順其教化，復於農桑，闢污萊以藝樹，糞田疇而播殖，故民咸安其土，而敦其親矣。天下無道之時，天子則外攘四夷，諸侯則外侵鄰國，故兵甲動於境內，戎馬馳於四郊。百姓困於力役，失其本業，桑梓盡於樵薪，荊棘生於隴畝，民咸去其鄉而叛其君矣。於乎無道之君毒痛天下，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。見可欲非理而求，故罪莫大焉；求而不已必害於人，故禍莫大焉；欲而必得，其心愈熾，故咎莫重焉。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，欲則不能無求，求而不知足，禍之甚者也。於乎未有多求而多得之者，故求而知足者，其求必寡則易供，故其求常足矣。

經：不出戶，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傳：夫聖人之為治也，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，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饑，當衣而思天下之寒，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，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。夫如此，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。夫聖人之治也，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，故己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，己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，己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也。天以懸象示其道，聖人亦以身心合於道，又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。夫不能反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於身心，而囂囂然自以天下為己任，勞其神，苦其形，孜孜矻矻有為於天下之事者，吾見其不能為治矣。何者？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，不能秉要執本，而務治其末，則形神勞矣。夫神大勞則竭，形大勞則弊，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。徒勤勞於末流，竟不得其萬一，是以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故《記》曰：欲治天下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，先治其家；欲治其家，先治其身；欲治其身，先治其心；欲治其心，先誠其意。故君子不誠無物，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。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，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，則不為勤勞之事，而能成乎至治，反推身心故也。孔子曰：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又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歟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傳：夫為學者，博聞多識，以通於理，故日益。為道者，秉要執本，以簡於事，故日損。夫理明則事定，故學之日益，實資道之日損也。夫濁於亂政，靜之可以徐清，故損之在漸，不可頓去，則損之又損之也。安於弊俗，動之可以徐生，故損之至乎無為，則能無不為矣。夫有為者，緣人情而作之法制，故有事。有事則民勞，民勞則叛之。無為者，因物性而輔之自然，故無事。無事則民逸，民逸則歸之。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，將欲救弊亂之要，在於取天下人之心。取天下人之心，在使其自來歸之耳。故為無為，事無事，俗化清靜，則民樂推而不厭。若有為有事，政煩民勞，則百姓望而畏之，故不足以取天下之心也。

經：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得善矣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得信矣。聖人在天下惔惔，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傳：聖人體道無為，物感則應，應其所感，故無常心。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，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，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？苟百姓有好善之心，聖人亦應之以好善，其本善者，吾因以善輔之。苟有不善之心，吾亦因而善待之，使感吾善，亦化而為善，則天下無不善，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。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，吾亦以此化之，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，而天下無不信矣。故聖人在天下，惔惔然應於物感，未嘗少息，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，未嘗自有所為。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，謂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是以能無可無不可，無為無不為，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，若嬰兒之仰慈母，聖人視之唯恐其傷也。

經：出生入死。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避甲兵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傳：夫生必有死，理之常也，達生死之理，則能安其常。苟違其常，則越於生理。越於生理，則陷於死地必矣。然則知生有常理，不違理以存其生者，十中有三人耳。知死亦常理，不違理以避其死者，十中亦三人耳。若乃愛其生，違理而存之則反失，惡其死，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，亦如之。何為其然？求生之厚越於生理，是以動而乖常，則之於死地。故善攝生者則不然，知生有常理，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；知死亦常理，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。生死不能動其心，患難不能奪其志，則陸行遇摯獸而不驚，入軍冒白刃而不讋，雖處患難與不遇同。何以致其然耶？有心害物，物亦害之；有信及物，物亦信之。我無心害物，故兕虎無所投其爪角；有信及人，故甲兵無所容其鋒刃。是知生理不存於中，則死地不見於前。仲尼曰：忠信則水火可蹈。蓋近之矣。

經：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傳：夫物生而後畜，畜而後形，形而後成。其所由生者，道也；其所以畜者，德也；形其村者，事也；成其用者，勢也。萬物以能生，故尊道；以能畜，故貴德。道德以生畜之，故自然為萬物所仰，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。然道者真精之體，德者妙物之用，體可以兼用，用不可以兼體。道可以兼德，德不可以兼道。故稟其精謂之生，含其炁謂之畜，遂其形謂之長，字其材謂之育，權其成謂之亭，量其用謂之毒，保其和謂之養，護其傷謂之覆，此之謂大道。既生之而不執有，既為之而不矜恃，既長之而不宰制，此之謂玄德。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，今此章言道德同於人，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。

經：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。歿身不殆。

傳：天下萬物固有所始，始天下者，其唯無名乎。天下萬物固有所生，生萬物者，其唯有名乎。然則無名為天下之始，有名為萬物之母。夫無名有名，存乎體用，用因體生，故復以無名為有名之母也。故曰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，即道生一也。夫一為道之子，道為一之母。道謂真精之體，一謂妙物之用。既得其體，以知其用。既得其用，復守其體。體用冥一，應感不窮，然後可以無為而治，故能歿身不殆也。

經：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傳：兌者，嗜慾所之生也。門者，云為之所由也。以性正情，則嗜慾之原塞矣；以理正事，則云為之路閉矣。夫如此，然後可以無為無不為，故終身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復勞也。開其源而弗塞，則長其嗜欲之情；通其路而弗閉，則濟其云為之事。如此則形神俱勞，終身不可救矣。知塞兌閉門之術，是見於微小也。挫嗜慾之銳，解云為之紛，是守其柔弱也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，可謂強矣。見微小則事不能昏，可謂明矣。明者內景謂體也，光者外照謂用也。出應於事，反歸於理，是以用歸體，故曰用其光，復歸其明也。以用歸體，則與道合。道用柔弱，嗜慾不生，故能馳騁云為，而不為萬物所害。若嗜慾不除，強梁於事，事煩則害理，是自貽其灾殃。故能以見微守柔為用，即是密用真常也。

經：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服文彩，帶利劍，饜飲食，資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非道也哉。

傳：老氏言，若吾囂然略無知道之心，始欲希於當世，則唯所行之為務，務其苟合於當世也。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，方將行於大道，則唯所施而是畏，畏其不合於大道也。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。亨衢平易，無往不達，以其大直，不患小迂。世人欲速由於捷徑，是以崎嶇迷惑，不達所趨。故聖人病之，慎所施教，畏其導民於邪路，終不合於大道焉。噫，入其國，其政教可知也。觀朝闕甚修除，墻宇甚雕峻，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，多嬉遊之娛矣。觀田野甚荒蕪，則知其君好力役，奪民時矣。觀倉凜甚空虛，則知其君好末作，廢本業矣。觀衣服多文彩，則知其君好淫巧，蠹女工矣。觀佩帶皆利劍，則知其君好武勇，生國患矣。觀飲食常饜飫，則知其君好醉飽，忘民事矣。觀資貨常有餘，則知其君好聚斂，困民財矣。凡此數者，皆盜用民力以為夸毗，故謂之盜夸。盜夸者，非有道之治也。然則盜用之云，陰取之而民不知也。所謂唯施是畏，其在此乎。

經：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傳：善建者以道鎮國本，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挺拔。善抱者以德懷民心，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脫。夫如此，則子孫享祚長久，故祖宗祭祀無輟絕也。故脩道於身，則其德用淳真。修道於家，則其德行有餘。修道於鄉，則其德教久長。脩道於國，則其德化豐大。修道於天下，則其德施周普。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，身心能體於道，則德乃真矣。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，家人能睦於親，則德有餘矣。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，鄉黨能信於友，則德乃長矣。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，國民能遂其生，則德乃豐矣。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，天下之人能無欲，則德乃普矣。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身心之然哉？以此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觀之乃知耳。《易》曰：觀我生，觀民也。其是之謂乎。

經：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精之至。終日號而不嘎，和之至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炁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傳：夫至人性含淳厚，情無嗜欲，泊然未兆，有如赤子。赤子者，無心害物，物亦無心害之，故蜂蠆虺蛇經之而不蠹螫，攫鳥猛獸遇之而不搏據，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，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，雖終日啼呼而聲無嘶嘎，皆以純精不散，和炁常存，故能至此耳。至人之德神矣，又何以異於此乎？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，乃德之常也。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，乃心之明也。夫生為常理，德之大也；能順常理，福之首也。苟厚其生而益其福，既失常理，必致凶灾，故益生曰祥也。志能動炁，炁能動志，以心任炁，炁盛心強，故心使炁曰強也。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，心之強者必至於暴，道以柔弱為用，故強壯者謂之不道，知其不道則可早已。《易》曰：不遠復，無祇悔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。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。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
傳：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，譚道者以辯而不以心。故大丈夫去彼辯說，取此心悟，塞其嗜慾之端，閉其云為之路，挫俗情之鋒銳，解世故之紛糺，上和光而不皦，下同塵而不昧，是謂微妙玄通，與物大同者也。上交於道而不諂，故不可得而親暱。下交於器而不瀆，故亦不可得而疏隔。澹泊無欲，故不可得而利誘。卑順不争，故亦不可得而陷害。處上而不重，故不可得而貴寵。處卑而不汙，故不可得而鄙賤。道德自尊，非人使然，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。

經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民多智慧，邪事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傳：夫正名則不濫，可以治國矣。奇謀則不窮，可以用兵矣。二者纔足救患而已，非可久可大者也。將欲可久可大者，莫過於取天下之心。夫唯取天下之心，莫過於無事，及其有事，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。吾何以知其如此哉？夫天下有事，則多其禁忌避諱，將以治萬民也。萬民以其有事，不得安其業，故彌貧。百姓有欲，則多其利用器具，將以助國家也。而國家以其有欲，不得靜其治，故滋昏。民多智慧，欲以防狡猾，狡猾益有以欺之，故邪事滋起。法令滋彰，欲以防姦宄，姦宄愈得以取之，故盜賊多有。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，故其弊愈益而不可止。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，是知唯無事者則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可以取天下之心矣，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，以示不敢自專，其所舉之言蓋《三墳》之文也。老氏為周柱下史，遍觀上世之遺書，故舉其言以證其必然耳。《傳》序云：彌綸黃帝。蓋此類也。我無為則人遂其生，故其俗自化；我無事則民復其業，故其家自富；我好靜則人保天真之性，故其事自正；我無欲則人絕夸企之情，故其質自樸。苟有事有欲，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，吾未見其可也。

經：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耶。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，民迷其日固以久矣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傳：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為政，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，故淳淳然歸於樸厚。無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苛急為政，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，故缺缺然至於凋弊。則悶悶之政，世人為之慢政，而其民實樂；察察之政，世人謂之能政，而其民實弊。亦猶世之所謂禍者，莫不畏惡之，以其畏惡之，則福立其中矣。世之所謂福者，莫不喜好之，以其喜好之，則禍藏其間矣。雖禍福相因，莫知所極，考其善惡，豈無正耶。夫政寬民淳可謂正道，禍中生福可謂善訓。而世人之迷，其日固久，知正道而不遵，反為奇衺，聞善訓而不信，復為妖孽，斯至人之所歎也。是以聖人以大方為德而無所割正，以至廉為行而無所劇傷，以大直為心而無所肆訐，以天光為用而無所炫曜，此所謂悶悶之政，豈同於察察之治乎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三竟

#1識：原本作『失』，據指海本改。

#2各雖聞人：原本『雖』作『為』，據指海本改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四

吳郡陸希聲傳

經：治民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傳：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。嗇也者，儉約之至也。嗇於事則素約，於理則質，質以事天，則天降休祐，所謂誠則能著也。素以治民，則民躋富壽，所謂儉則能廣也。夫唯能守質素，則速反淳德，是以早復也。早復者，斲雕成樸，化澆為淳，是謂重積常德。重積常德，則可以有為，故無所不克。無所不克，則可以無為，故莫知終極。莫知終極，則歿身不殆，故可以有國者也。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，皆在於嗇，故嗇為有國之母焉。能守有國之母，則其道可長，其德可久。以為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，柢固而不可掘。以為國命則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生長而不知夭絕，視久而不昏懵。

經：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莅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傳：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，雖調其水火，要在不撓之。撓之則魚傷，魚傷則糜爛於鼎矣。以道蒞天下亦若是已，雖和其政教，要在不擾之。擾之則民傷，民傷則潰亂於國矣。然則聖人之治天下，其要在於不傷人，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，亦不敢傷於人。今舉以道蒞天下，乃言其鬼不神者，夫利物於明者莫如聖，害物於幽者莫如鬼，故舉其極睽而求其反合，所以究幽明之故也。在《易□睽》之上九曰：見豕負塗，載鬼一車。先張之弧，後說之弧。此之謂也。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，今先言其鬼不神，蓋欲反歸於聖人耳。夫鬼以害物為神，今所以不能害物者，以明神之不傷人故。鬼不能為神，所以不傷人者，以聖人不傷人故也。夫聖人不傷人，故鬼神亦不傷人。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，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。夫聖人者，豈唯致鬼神不傷人，亦使人不傷鬼神，人神相依，兩不相傷，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，故曰德交歸焉。

經：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交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而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欲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傳：大國者，眾國之所歸。下流者，眾流之所會。眾流之所會，故為天下之交；眾國之所歸，故為天下之牝。牝之為言，以卑靜自守，而為眾牡所悅者也。夫牝之所以常勝於牡者，非以其柔且靜、復能為物之下乎？然則雌靜卑下之衛，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。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，小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大國。大國下小國，是道之動，故曰或下以取。小國下大國，是道之用，故曰或下而取。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，以成其大；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，以存其小。將使小大各得其所願，則大國之君宜先下小國，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大國。夫如此，則真所謂天下之交牝矣。夫小國而下大國，不過自全而已，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天下歸之，是以大國宜先下也。

經：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不日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傳：道者廣大包容，故為萬物之淵奧。善人得道之用，若懷其寶。不善人賴道以全，故為所保護。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眾，尊其行者可以加於人，況道之微妙玄奧，無所不可。善人得以為寶，不善人得其所保，如之何善則貴之，不善則棄之也。老氏以至慈為心，故舉而歎之。夫不善之人，何棄之有乎？所以立天子、置三公，正以教不善者耳。若善則貴之，不善則棄之，則不善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之人無復遷於自新之善，長見棄於世矣，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？由是言之，雖奉其合拱之璧，先以駟馬之乘，徒遑遑而求賢才，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。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，何哉？不日求之必可得，有罪可以免耶，何為其然？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，則不可得矣。故求道不遠，在知其反，能反諸身心，則求而斯得矣，豈非求之必可得乎？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，以不知道也。苟能知道之體，得道之用，則解紛挫銳，攻堅勝強，而人莫與爭，物莫能害，豈非有罪可以免乎？故《記》曰：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，可離非道也。自非若此之善，又安足以為天下之至貴哉？

經：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傳：夫體道之士微妙玄通，應世之為而本無為，應時之事而本無事，應物之味而本無味。其體雖大而樸甚小，其用雖多而要甚少，其術在於澹泊清靜，不為萬物所撓耳。夫唯如此則無欲，無欲則無私矣。夫恩者，私之所畜。怨者，恩之所萌。唯聖人能無私，無私故无私恩，無私恩故無私怨。眾人則不然，以其有私，故有恩怨。然則天下有怨，聖人以德德之；人之不善，聖人以善善之。故民用和睦，而上下無怨矣。以德報怨，此之謂乎。《記》所謂寬身之仁者，蓋以眾人言之耳。仲尼曰：行滿天下無怨惡。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？

經：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，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傳：夫樞機之發，天下之至易也，及其動天地，天下之至難也。誠明之至，天下之至細也，及其致悠久，天下之至大也。故欲動天地者，又以慎言為要；將致悠久者，必以致曲為本。秉要執本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皆始於易者小者，而成乎難者大者，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而能成其大也。夫輕於然諾者又寡於期信，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，故與其有諾責也，寧有己怨，與其言浮於行，不若行浮於言。如此者，雖聖人猶難之，而況於眾人乎？夫唯其始不易，是以其終無難，故始不輕諾則終不寡信，必然之理，可不勉乎。

經：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傳：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，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；姦心未兆則易謀消滅，惡狀已形則難圖泯絕；蘖芽尚脆則其患易破，枝榦既成則其禍難挫；悔恪尚微則其憂易散，凶咎既彰則其孽難追。故聖人為之於未有，則其惡不萌；治之於未亂，則害不生。是以聖人之治，無知無欲，見其機，慎其微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。若不豫為之防，早為之治，其猶植木始於毫末，足可搔而絕，及其合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抱以至於不可伐；築臺起於累土，足可蹙而圯，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；遠行始於足下，足可踵而旋，及其千里以至於不可還。《易》曰：履霜堅冰至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傳：夫位者，聖人之大寶。國者，天下之神器。神器者不可取而為之，取而為之者必敗。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，執而有之者必失。故聖人之享天下也，樂推而不厭，故無所取為。無所取為，故無敗。聖人之據大寶也。功成而不居，故無所執有。無所執有，故無失。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為，有為則多事，多事故有敗。故其從事於世也，常於垂成而敗之。何為其然？不慎其始故也。苟能慎其始，慮其終，則莫若於少欲，少欲則少事，少事則無敗。以其慎始之於始，則能終無敗事。本其慎始之心，故使慎終無敗事。所以兩舉敗與無敗者，以明凡聖之相遠。然則眾人之所欲者，貨色也。所不欲者，清靜也，聖人則欲其所不欲，是以不貴難得之貨。眾人之所學者，事跡也。所不學者，無為也。聖人則學其所不學，所以反眾人之所過。厚其所以然者，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。故不敢為，不敢執，是以能無敗無失也。

經：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理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傳：夫古之善為道以治天下者，非以發民聰明，使益其巧智也，將以塗民耳目，使反於愚拙也。是何也？夫民之所以難治者，以其多智也。若又發其聰明，則智益多而巧愈甚，故所務塞其兌，閉其門，使無知無欲而已。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，姦詐既作則必為法令以禁制之。法出而姦愈生，令下而詐愈起，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，殺戮不能服其心，於是乎天下大亂，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。苟能塗其耳目，則姦偽不生，而亂賊不作，民躋富壽之域，斯乃天下之福，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。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為賊，則絀聰明以愚之；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為福，則敦樸厚以鎮之。是乃稽古之法式。能知稽古之法式，則是玄妙之常德。常德深遠，與物俱反，然後天下各復其性，以至於大順矣。

經：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傳：《易》曰：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橋謙，人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道惡盈而好謙。謙之為德，卑以自牧，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，聖人以謙為德，故為天下所先上。聖人豈欲先上哉？天下樂推而不厭耳。所以言欲先上者，舉聖人以勸眾人耳。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，豈争而得之耶。《書》曰：汝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與汝争能；汝唯不矜，故天下莫與汝争功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正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傳：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，不顯明智，似乎不肖之人。老氏自以為唯我道至大，故能似彼不肖。若使人世以為肖，則吾道之細也久矣，又安得稱為大哉。《傳》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，蓋近之矣。然吾道雖似不肖，而其所寶可三，保而持之可以為治，則慈與儉、不敢為天下先是矣。夫慈愍於物者，必能勇於拯救，所謂仁者必有勇也。儉約於用者，必能廣於振施，所謂節用而愛人也。不敢先於天下，則必能成器用之長，所謂用九，見群龍無首，吉也。今世之所謂肖者，則不然，捨其慈愍，而苟為勇義以陷物，則過涉滅頂矣。捨其儉約，而苟為廣施以費用，則傷財害民矣。捨所以後其身，而苟欲先於天下，則犯上作亂矣。夫如此者，皆不合於道，自取滅亡者也。然此三寶最以慈為貴，夫慈於物則憂愛之矣。愛人者人亦愛之，憂人者人亦憂之。人憂之則助之，故以陣則行列自正；人愛之則保之，故以守則城池自固。是知天將救斯人也，必以慈愛賦之。人有慈愛則陣必正，守必固，是以慈愛為衛也。《易》曰：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此之謂也。天將棄斯人也，則必以凶德厚之，人有凶德則陣必亂，守必亡，是以凶德為蹶也。《語》曰：天厚其惡，惡厚將崩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争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争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

傳：善治士卒者，慈以愛人，不先犯物，故不為剛武。善於戰鬬者，唱而後應，不好凌敵，故不至威怒。善於勝敵者，不以利動，因勢而取，故不為先舉。善於用人者，卑身損己，與下者齒，故常為之下。用師則以和而克，故為不争之德；使民則悅以犯難，故為用人之力。如此者，所謂天道自然，其間無巧，乃可以克配上帝，乃古者之至極。

經：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執無兵，仍無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傳：老氏痛當世用兵，以好殺為本，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。夫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師之法，為主者以起戎為謀，為客者以應敵是務，進雖少漸近於殺，退雖多轉近於生，故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猶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也。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無行可列，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可奮，將操其兵則若無兵將引。其敵則若無敵，常以慈愛為本，不樂殺人，人感其慈愛，争為之用，若手之救頭，若子之救父，卒至無敵於天下。夫無敵於天下者，是戰而勝也。戰而勝者必多殺人，多殺人者莫大之禍。夫如此，則近於喪吾所寶之慈矣。既多殺人，不慈甚矣，而曰幾亡吾寶者，何也？我本以慈愛，不樂殺人，不得已而至無敵，非吾志也。既非本志，則為喪矣，猶未大失，故曰幾亡。由此言之，則舉兵相加，若勝負未定者，能愛其民則鈴全其勝矣。何者？夫愛其民者，必哀其死，民知君之哀民之死，必反哀君之亡，故相率用命，以政其勝。始以愛民為本，終以哀死致勝，故曰哀者勝焉。

經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傳：老氏言，吾所言之言必有物，故甚易行，而天下之人昏於欲，故莫之能行。然吾所行之事鈴有君，君謂理也。夫唯天下之人無能知此者，是以不知我也。若夫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，則知我者希矣。夫唯人所不識，而我獨能有之，則在我者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以晦其外，懷玉以貞其內。經所謂質真若渝，此之謂也。

經：知不知，尚矣。不知知，病矣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傳：明白四達，若不知者，其知尚矣。不知此明白四達者，其知病矣。夫唯能病其所病，是以其病不能病。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，以其能病其知之病，是以其知不能病也。

經：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無狎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傳：《易》曰：小人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，小懲而大戒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故曰：屨校滅趾，無咎。小人以小惡為無損而弗去，故惡積不可掩，罪大不可解。故曰：荷校滅耳，凶。此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。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惡者，心之過也。大威至而不可解者，身之禍也。聖人則不然，知其心所以去其過，愛其身所以畏其禍，故能養其生而全其形矣。夫心者，神之所常居也。無以嗜欲褻之，則不狎矣。神者，形之所以生也。無以多事勞之，則不厭矣。夫唯人不厭神，是以神不厭人，則所謂知其心，有過則去之，不自見能養其生也。自愛其身，有禍則畏之，不自貴能全其形也。若貴能全其形，若見能養其生，是教民以非道養生，非理全形矣。故去彼見貴，取此知愛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經：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争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繟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傳：勇於果敢，殺之道也。勇於不果敢，生之道也，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，勇於敢則害物之命，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。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？其強梁乎？勇敢者殺物，強梁者殺己，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，能以巽順柔弱為用乎？《書》曰：高明柔克。故天以柔弱為德也。何以明之？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，此善勝也；不與百姓言而百姓自信，此善應也；不與四時期而四時自至，此自來也。雖有三德，不為物先，然而垂象見吉凶，知之於未兆，福善禍淫不差毫髮，可謂善謀者矣。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疏緩，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。《書》曰：為善天降之百祥，為不善天降之百殃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人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而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傳：天下之民常為利欲所陷，雖之於死而猶不止，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為嚴刑酷法，趨欲以死懼之哉。若使民常懼死，吾得奇邪者殺戮之，則人當誰敢更為奇者。今雖得殺之，而為者不已，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。然則作為嚴刑酷法，既不可以威眾，則天下有罪者，宜付之於至當。故聖人法天明威，以制五刑，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。《書》曰：天討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。故刑期無刑，惟刑之恤。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議讞罪人，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，是猶代大匠斲樸矣。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人，則必鬻斤析指而功用不就，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。故管仲曰：人君修官上之道，而不言其中，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，則有司不任，無代馬走，無代鳥飛。此之謂也。

經：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傳：古者公田籍而不稅，後世什一而稅，亦天下之中也。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，則民不得不饑矣。古之在上者，無為無欲，是以其民少事，各遂其性。今也其上有為有欲，是以其民多事，不得安其生，故至於難以致治也。民之生也，蓋有常理，不可厚也。苟厚其生，必過於理，過理生生，必得其死。是以輕至於死，由於生生。夫唯無以其生為生者，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。外其身而身存，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。

經：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彊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彊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彊則不勝，木彊則共。彊大處下。柔弱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處上。

傳：夫生則柔弱，死則堅彊，人與萬物同歸於此，是以聖人守柔弱，惡堅彊。故兵彊於眾，則諸侯共加其國矣；木彊於幹，則枝葉共生其上矣。故彊幹大本常處於下，柔條弱枝常處於上。木猶如此，況於人乎？況於國乎？

經：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。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而奉有餘。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？其唯有道者乎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成功而不居，其不欲見賢耶。

傳：《易》曰：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陽主昇，陰主降。陽昇極天則降，陰降極地則昇。此則抑高舉下，蓋張弓之象也。天道盈虛，一章七閏，損日之有餘，補月之不足。人道則不然，損其不足之民，而奉有餘之君。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，損己之有餘，以奉天下之不足？其唯有道之士乎。在《易》損下益上曰損，損上益下曰益，以下為本也。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，能成功而不居

其所。以其不欲見賢於人，故天下謂之似不肖，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。

經：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故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彊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故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為天下王。故正言若反。

傳：夫溜之細可以穿石，是用其柔弱，無物可以易之，則知柔弱勝剛彊，其理明矣。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，而莫能效而行之，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，蓋亦《三墳》之遺文也。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為社稷之主，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為天下之王，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。《傳》曰：山澤納汙，國君含垢。蓋近之矣。

經：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。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傳：夫上下相親，民則無怨。民之不親，大怨作矣。雖能和之，其傷不復，既有餘怨，安足以為善哉，必也使無怨乎？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，破木為契而民不違，何者？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，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。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，故上下相親，怨用不作。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，而守常徹以軌民，用此求和，必有餘怨。是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無怨，斯得善矣。無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，安足以為善乎？夫天道無所私，唯善人是與，猶聖人執左契，唯以與物為心也。

經：小國寡民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傳：夫小國寡民，勢不足以自存者。使有道莅之，猶能使民雖有什伯之器，終不用之於戎事，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，安乎土而不轉徙。不遠交以求援，故雖有舟輿，無所乘。不近攻以取利，故雖有甲兵，無所陳。上下相安，幽明不欺，使民復結繩之約用之而不違。嗜欲甚寡，故甘其糲食，美其儉服。征稅甚薄，故安其常居，興其淳俗。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，雞鳴犬吠相聞於都鄙，如此其密邇也。然而無欲無求，各得其所，有以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，治之極也。老氏所以陳道德之教，其志於此乎。

經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#1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。天之道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為而不争。

傳：信實之言不必美者，以其質也。美好之言不必信者，以其華也。善於心者不必辯，本乎樸也。辯於口者不必善，貴乎言也。知其要者不必博，少則得也。博於事者不必知，多則惑也。聖人唯善是與而無私利，故無所蘊積。盡以善為人，而己得善斯愈有也；盡以利與人，而己得利斯愈多也。天之道，春夏生之畜之，秋冬成之熟之，是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順物之理，而不與物争，蓋法天而然也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四竟

#1為人：原本作『與人』，據指海本改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